

21 世纪新校园小说丛书

21SHIJIXINXIAOYUANXIAOSHUOCONGSHU

HUBEISHAONIANERTONGCHUBANSHE

李东华
著

WEILADETIANKONG

薇拉的天空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WEILADETIANKONG

薇拉的天空

李东华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薇拉的天空/李东华著.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21 世纪新校园小说丛书)

ISBN 7-5353-2771-0

I. 薇... II. 李...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8047 号

书 名	薇拉的天空				
©	李东华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承 印 厂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黄冈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6000	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8 印张		字数	155 千字	
规 格	850×1168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7-5353-2771-0/I·618			定价	12.8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2
第五章	39
第六章	53
第七章	72
第八章	88
第九章	103
第十章	117
第十一章	127



第十二章	140
第十三章	152
第十四章	165
第十五章	185
第十六章	197
第十七章	211
第十八章	219
第十九章	228
第二十章	244



第一章

她的眼睛大大的,微微有一点蓝,像一扇朝向大海、敞得很开的窗子,一副坦白的不怕窥视的样子。眼睫毛长而浓密,一垂下来,好似挂了一道窗帘,表示里面的内容并非可以一览无余。让人产生想往里看一眼而视线被挡回的好奇与无奈,只有当风偶尔吹过,旋起窗帘的一角,才有机会向里面投出匆匆一瞥。

她走在学校的小路上或者在操场上打一会儿球,她羽毛球打得不错,如果身后有一个认识她的和一个不认识她的人,认识她的就会对不认识她的说:“看见了吧,她就是那个林薇拉!”

不认识的就会夸张地叫起来:“哇,她就是那个林薇拉呀!”两只眼珠子锁定一般盯着她看。她的背影很好看的,像春天里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

是的,她就是远城一中那个大名鼎鼎的林薇拉。



薇拉的父亲是远城师范学院的校长，母亲是小学老师，都是搞教育的，很善于总结教育口号，什么“只有冠军，没有亚军”、“第二名就是最后一名”、“考一次第一名并不难，难的是坚持”……父亲用毛笔一条一条写好，亲自贴在薇拉卧室的墙上。墙上本来有薇拉喜欢的歌星王菲的大照片，爸妈看了，忧心忡忡，什么时候女儿也像那些时髦浅薄的追星小女孩一样，开始贴这些无聊玩意儿。他们坚决地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字幅把王菲的玉照取而代。希望女儿能像当年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一样，把墙上的名言印在脑子里，溶在血液中。

薇拉回到家，发现酷酷的王菲现在扭曲着脸，可怜兮兮地躺在垃圾篓里。



她恨恨地想，等我考上大学，我要在宿舍的墙上贴一溜儿明星照，专贴小帅哥！

薇拉也有和父母目标一致的时候，好比说，她一心一意想考上大学，爸妈当然是做梦也想让她上大学，他们天天围着女儿团团转为的还不就是



这个！可薇拉觉得自己想上大学是为了过一种能自己做主的自由的生活，而父母是为了让她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像她希望自己像水，能够自由自在地流淌。妈妈也希望她像水，没有自己的形状，把它装在盆里就是盆的形状，装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状。她和父母最合得来的时候也是“貌合神离”的那个“合”。

尽管这样，薇拉还是像上帝按照爸妈的心意造出来的，聪明、乖巧、美丽，从小到大很少考过第二名。和她同校真是不幸，因为你即便偶尔从她手里夺回一次第一名，别人也觉得那是她发挥失常，而你是瞎猫碰了个死老鼠。好比说，鹰虽然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鹰还是鹰，鸡还是鸡。

她是珠穆朗玛峰，具有不可逾越的海拔高度。

薇拉一直觉得日子像一队按照某个样板克隆出来的士兵，排着队，规规矩矩的，一个挨一个来报到。上课、下课、晚自习、作业、考试……周而复始，毫无变化，三百六十五天只相当于一天。对这种波澜不兴的生活，她不是很满意，觉得简单得像幼儿园大班孩子画的图画，太平面，没有起伏，缺乏深度。在她看来，缺乏深度的平庸的生活是最致命的，比贫困、灾难更加令人难受。想想有千千万万个脑袋被关在大同小异的屋子里，目光锁定在几本同样的教材上，每天背诵着同样的题目，写着同样的答案，听着同样的教导……自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好像一架优良的高考机器。薇拉感觉不到这种生活有什么幸福可言。如果说人生像一盘棋，这盘棋下赢了



也不是自己的功劳，因为自己不过是父母手中的一个棋子，成功会因为那双看不见的操纵的手而变得索然无味。然而父母总是说，我这是替你着想，在这个旗帜下，似乎一切独裁都是善意的，而因为是善意的就无法不加以原谅。

这些想法当然不能告诉爸妈，他们会骂她身在福中不知福，骂她胡思乱想，白耽误工夫。

不管怎么说，薇拉是在很多人的艳羡中风平浪静、幸福无边地长到了十七岁。薇拉尽管对自己所处的生活颇有微词，可还是希望能继续风平浪静地把高三走完，顺利迈过高考这道鬼门关，进入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

但是，高三这年薇拉遇到麻烦了。之所以用“麻烦”一词，而没有用“灾难”、“变故”诸如此类的字眼，是因为薇拉一直羡慕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从容镇定，十七岁的她渴望拥有七十岁的处惊不乱的心境。她讨厌夸张和一惊一乍。

那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那天和平时本没两样——不，确切地说，是在薇拉回到家之前，看不出和她十七年来经历的任何一天有什么质的区别。就像一部手法拙劣的小说，你无法期望在冗长乏味的叙述之后还会出现悬念和高潮。

可是，一天就要结束了，故事却刚刚开始。



第二章

那天下午只有两节作文课。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老杜课前先训话一番,无非是农村学生要拿到通往城市的绿卡,市里的学生要离开这座小城升格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居民,终南捷径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等等。他词汇丰富,什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磨刀霍霍”、“剑拔弩张”、“形势逼人”……宛如美国一动武就密集地发射导弹,毫不吝惜,几分钟之内就对同学们的耳朵完成一次狂轰乱炸。

老杜本名杜逸枫,学生们私底下都叫他“老杜”。有一次,薇拉的“死党”冷雪冰到她家玩,她俩“老杜”长“老杜”短的,亲昵中带着放肆和不恭。薇拉的爸爸听后很不满意:“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没大没小的,我这个当校长的,碰见年轻老师都不叫小王小李,而是叫他们王老师李老师,你们怎么可以对老师这么不尊敬?”



薇拉急忙红着脸解释：“不是不敬，是亲热。”

冷雪冰朝她挤挤眼，说：“林伯伯，我们一不小心叫错了，平时我们都叫他‘杜老’，对！‘杜老’。”

爸爸走后，两人捂着肚子一阵爆笑。因为老杜是前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英俊少年”，芳龄二十四，课讲得极好，只是担任她们文科一班的班主任后，变得有点婆婆妈妈，有时比唐僧还啰嗦，偶尔也给学生念念紧箍咒。人只有变老才会啰嗦，因而小杜就变成了老杜。

下课后，老杜的背影从教室门口消失不到一秒钟，坐在薇拉斜后面的罗子章就打了个面积一平方寸的哈欠。他背靠窗台，两腿骑在凳子上，胳膊肘放在前后两张桌子的边沿上，两只手不停地上下掂着，像在掂量什么东西的重量：“咱们老杜终于成熟了，长大了，开始说其他老师都说的话，做其他老师都做的事，这下子校长可以放心了。”他双肩一耸，双手一摊，压低嗓门，模仿老杜刚讲过的话：“现在，你们的人生辞典里，只有两个字：高考。你们如果真正地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年以后，你们就能获得彻底的自由。相反，如果你们这一年里自由了，高考落榜了，那么，你们可能终生不得解放。这就是现实。”说到这里，罗子章又夸张地一耸双肩，重重地双手一摊，把老杜最近的口头禅又大声重复一遍：“这就是现实！”

他的嘴巴对着大家，眼睛却自作主张，不停地往薇拉身上溜。可是，当薇拉和大家一样被他逗乐，回头朝他笑时，他又赶紧收回视线，眼皮下垂，下颌上扬，神情偃



傲,好像说,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嘛。

他的同桌冷雪冰在他头上“啪”地敲个凿栗。她老请他吃凿栗,仿佛他的头是坚硬不怕敲打的核桃。她连笑带呛地反驳道:“老杜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薇拉听了他的话,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不过,他俩要不就不说话,一说话必是抬杠。她撇撇嘴:“你也太小肚鸡肠了吧,老杜刚批评了你,你就进行打击报复。”

罗子章的成绩,如果倒着数,可谓名列前茅。他在初中时也常常坐上殿军的宝座,却以非常高的成绩进了市里唯一的重点高中一中,所以,他的实力就像神奇教练米卢一样让人估摸不透。老师给他的评语从来都是:自由散漫,有潜力可挖。

据说他的恶习都是他爸爸惯的。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数学考了倒数第一,回到家不敢找妈妈签字,就来找爸爸。爸爸问他:“告诉你妈没有?”

他说没有。爸爸让他千万别告诉妈妈,以免她暴跳如雷。他拿起笔,很痛快地说:“好,我来给你签,管它是正数第一还是倒数第一,反正咱们也是第一。”

罗子章得他老子真传,和薇拉吵嘴的时候,经常理直气壮地质问她:“你考正数第一,我考倒数第一,我们都是第一,很般配的嘛,你干吗老看不上我呀?”

老杜骂他是好马不拉犁。

老杜说他搞不懂罗子章能把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和《万历十五年》几乎倒背如流,历史却考不及格。

能写洋洋万言的《论金陵十二钗》，老师规定的作文却从来都用海明威式的电报体，怎么也凑不足字数，因此猛用“啊”、“呀”之类的叹词和省略号。最近的政治测验只得三十分，却在校报上发表什么《我看台湾大选》。

老杜说现在还不是你当杂学家的时候，并谆谆教导他要“不待扬鞭自奋蹄”，仿佛他是一头韶光已逝的老牛。

罗子章嬉皮笑脸地瞥了薇拉一眼：“我是实事求是，不像某些人，老杜表扬几句，就帮他护短。”

课堂上，老杜又情不自禁地表扬了薇拉，这种表扬薇拉从小到大听得太多了，耳朵早已麻木，听而不闻，起先还琢磨“某些人”到底是指谁，寻思半天才意会不是别人就是指自己。

薇拉瞅了罗子章一眼，扭回身子整理书包，不理他。

冷雪冰踹踹她的凳子，踹得她身子乱摇晃：“喂，陪我去趟书店吧。”

薇拉头也不回地问道：“去书店干吗？”

“老杜今天不是说了嘛，高三啦，周末一律不休息，都安排自习课。只有今天下午还有点空闲，我想去书店买几本数学参考书。”

“你也能想起买数学参考书？老杜的教诲真是立竿见影呀。”

“你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或许你是好孩子，我们偶尔乖一次都不行吗？”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说给别人听吧，老实交代，你到底想去看什么？”

“嘿嘿，还真骗不了你。听说书店里进了金庸全集，我想去看看。”

“这时候你还惦记着金庸啊，你是不是想气得老杜吐血呀。”

“没办法，头可断，血可流，不见金庸不罢休。”

“看也没用，你父母会给你钱买金庸的书？再说你就是买了，存放在哪里？一旦被老师和父母发现，下场只有一个：没收。你爸或许还会请你吃顿‘竹笋炒肉’。”

“我什么时候说要买啦？我只是说去看看。不能买，看一看，摸一摸也好啊。这是最后一次啦，为了高考，我得和金庸拜拜啦，总得有个像模像样的告别仪式吧。”

薇拉笑着摇摇头：“真够一往情深的。不过，你要真的崇拜他，把他放在心里好好供着就行了，倒不必跑到书店去搞形式主义。”

“哼，”冷雪冰白她一眼，“说起来轻巧。你不是张爱玲的追星族吗？上次有一位挺有名的小说家来我们学校演讲，我拉你去，你说没兴趣。我问为什么，你说那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像用压路机压过的，扁平的，没有血肉，死气沉沉。我说那谁来演讲你会去，你狂喊着‘张爱玲！张爱玲！如果张爱玲来，就是用三道铁栏杆围住她，我也敢提着斧头，把栏杆砍断，冲上去，面对面听她讲一句话，随便她讲什么我都喜欢。’你当时喊得那个疯狂样儿，我估计一定害得张爱玲在大洋彼岸连连打喷嚏。”



薇拉听后哈哈大笑，忘情地拍拍冷雪冰的肩膀：“好！算你有理。爱必爱得真，爱得深，爱得独一无二。不过，我今天下午真有事，要不周末去吧。老杜不也说，如果真有急事，周末也可以出去办嘛，不是像你理解的那样，铁板一块。”

“算了吧，到时候，各科老师会像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一样瓜分我们的周末，我出去了，拉下的课还得我自己补上，羊毛出在羊身上，钻不了政策的空子。”

罗子章正在看书，听薇拉笑得大珠小珠落玉盘，不由得抬起头盯了她好久，看她笑得真是开心，平时有些苍白的双颊泛上淡淡的红晕，像饱满的苹果，闪着一层柔和的光泽。两眼湿润润的，波光潋滟……他怕自己胡思乱想的呆样落到她眼里，就不屑掩饰地皱皱鼻子：“一天到晚假装笑不露齿的大家闺秀，一不小心就露了馅，张着个血盆大口。”

不待薇拉开口，冷雪冰抢着说：“怎么？嫉妒了吧？你也可以大笑呀，就怕你的牙没有我们的白。”

薇拉朝罗子章点点下巴：“什么呀，他是在提醒你，他想当护花使者，他愿意陪你去。”

罗子章没想到会引火烧身，赶紧扬扬手中的书，旧挂历做成的书皮上醒目地写着“政治”二字：“没见我正在用功吗？我这次政治只考了39分，老杜刚刚揭过我的老底，我要是不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下次考个93分，我还有颜面见江东父老吗？”他说得严重，语调却无比轻松，好像根本不准准备真的去打什么翻身仗，他早就查阅



过全班的成绩单,发现有两人比他分数还少呢。有时候,他会很得意:“你看,有两个比我考得还少嘛!”有时候,他又有点气恼:“讨厌,他们居然敢把倒数第一的位子从我手里抢走!”然后,他鼓励自己:“今后我一定向后面的同学看齐,争取把倒数第一的宝座再抢回来。”

冷雪冰狠狠地跺跺脚:“嘿,还自称是我的‘死党’呢,关键时刻,一个假称有事,一个假装学习,我看是‘死敌’吧。”

薇拉微微一笑,正像她不相信冷雪冰会去买数学参考书一样,她也不相信罗子章看政治课本会看得如此津津有味。她向罗子章一伸手:“把你的‘政治’借我看一看。”





“有什么好看的，冷雪冰也有，跟她借。”

“不，我就要你的。”

“干吗？我的书上沾着蜂蜜？”

冷雪冰一把从他手中夺过书，扔给薇拉：“跟他啰嗦什么！”

“公开抢劫呀，你！真够野蛮的。”罗子章夸张地叫起来。

薇拉麻利地剥掉书皮，向冷雪冰展示着书的封面：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冷雪冰又狠狠地一跺脚，这次不偏不倚正跺在罗子章的左脚背上：“好啊，你骗我！罚你，必须陪我到书店去。”

罗子章疼得跳起来，龇牙咧嘴地捂住左脚，咝咝地倒吸冷气。

“讨厌！”冷雪冰皱着眉头瞪他一眼，“我的脚踝好像崴了——你的脚背怎么那么硬啊！”

“啊，对不起，”罗子章说，“硌疼您老人家的猪蹄了吧？”

冷雪冰再请他吃个凿果，同时，下达命令：“走！跟我走！”

罗子章抱着篮球站起来：“今天下午还有一场篮球赛呢，我是主力队员，又是帅哥，主力队员兼帅哥不上场，观众们——尤其是女观众尤其是漂亮的女观众不答应啊，到时候，她们一齐打上门来跟你要人，”说到这里，他笑嘻嘻地瞟她一眼，“你虽然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架